

尷尬

4E 郭文婷

我家的鄰居是黃太太。偶然在走廊碰見也會互相打招呼，寒暄一番，算是一位比較相熟的鄰居。

有一次，媽媽和我在等候電梯時剛巧遇到黃太太。只見她身旁站着一個約七、八歲矮矮胖胖的小男孩，腼腆地低着頭，躲在黃太太的背影中。媽媽微笑道：「早啊！這位可愛的小男孩是誰呢？」說着便伸手摸摸小男孩的臉。可是男孩卻一聲不響，緊閉的雙唇眯成一條線，像防範病毒般往後縮，避過媽媽的手，眼睛卻緊瞪着媽媽，像一隻害怕受傷害的小野獸。

這時，電梯開門的聲響舒緩了忽然緊張的氣氛。大家魚貫進入電梯。媽媽再次開口打破那尷尬的沉默：「這是誰的孩子？怎麼那樣害羞呢？」這次媽媽問的是黃太太，卻再次換來鬱悶的靜默，連電梯運轉的聲音也清晰可聞。我瞧見黃太太不安地捏着男孩的小手，眼神不斷在男孩和媽媽間遊走。片刻後，她終於開口說：「他是我丈夫的兒子。」我不禁瞪大雙眼看那小男孩，他不自在地瑟縮了一下。「啊，是啊……」面對這出乎意料的答案，媽媽似乎失去了平常的應對技巧。然而，說出這句話的黃太太輕輕舒了口氣，彷彿放下了心頭大石，並問道：「這孩子……應該養吧？」相比問題，我覺得這更像一個隱晦的請求，請求媽媽說出她預設的答案，為她打支強心針。「那當然啦。」媽媽忙不迭回答。

這時，電梯打開了，黃太太朝我們笑了笑，便牽着那男孩從容地走了。媽媽和我怔怔地站在那裏，好一會兒說不出話。

現在，每當我記起這尷尬的經歷，憶起那「母子」離去的

背影，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。也許這聽起來很荒誕，但想深一層，黃太太的決定實在很偉大。在這個斤斤計較、每人都只為自己着想的社會，有誰能像黃太太一樣放下自己苦痛、憤怒的過往，甚至甘願為那傷害自己的人付出呢？「以德報怨」這句話，實行起來真的要經過一番掙扎吧！